

[English only] Calling The Guru from Afa...

来源: 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LY3G7yWq_ug

讲师:

这个嘛……我觉得能有这个机会，对我自己来说是积了很大的功德——能够泛泛地讲一讲、探讨一下佛法。在诸多经典里，佛陀多次说过，没有什么比听闻、宣讲、阅读、思维，以及禅修真理——也就是佛法——更有意义的事情了。只有这种思维、探讨、思考或阅读佛法的行为是不会欺骗我们的，除此之外，我们所做的一切、所想的一切、所思量的一切，无不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欺骗着我们。大师蒋贡曾说，我们一开口说话，就在说矛盾；一动念思考，就在想混乱。

这个特别的文本让我尤其感到欣喜，能够与大家分享它。我们当中许多人可能知道蒋贡是谁——我想曾经有人说他就像是西藏的达芬奇。虽然我们或多或少知道蒋贡这个名字，但我认为我们很多人其实根本不知道他究竟做了多少事。因为不同于达芬奇，蒋贡大部分的遗产是与心灵和精神层面相关的，而我们人类，尤其是在现今这个时代，根本没有时间去……怎么说呢，接受这类礼物。可以这么说：如果蒋贡和他的同道们没能完成他们在西藏所做的一切，那么我们今天所拥有的藏传佛教，恐怕有八成会消失，或者至少已经面目全非。

蒋贡是一位伟大的利美大师，宁玛、萨迦、格鲁各派都视他为本派的祖师。但如果只把他归为某一派，那是一种误解。如果我们有时间和精力去探索他的部分著作，就能看出他的无宗派态度绝不仅仅是某种政治姿态——在他几乎每一部作品里，你都能找到无宗派的痕迹。正如你们将会看到的，这部《上师称名祈请文》也非常非常鲜明地体现了无宗派精神。我认为在很多其他传承里，你不容易找到这样的无宗派祈请文、发愿偈或颂词。

你们当中有些人可能对佛教，尤其是金刚乘，完全是新接触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这里的一些概念可能会让你觉得有点难懂，特别是如果你对密续还没有足够了解的话——关于上师称名、上师虔信、上师这个概念——这很容易被误解、被曲解，也确实不那么容易理解。

这不只是佛法新人的问题。一般来说，我们有一个习气，非常强烈地积累了许许多多世——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习气，但有一个习气存在了很很很长时间，那就是爱执着自我。这个习气当然又被许多其他因素所强化，比如个人主义的宣扬、人权、个人权利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。以这些为背景，上师虔信的概念，以及与此相关的种种故事，可能就有点难以接受了。

但是，像称名上师、忆念上师、上师虔信这样的修法，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方法技巧。所有的佛法技巧，必然是为了对治自我执着的习气而设计的。如果我们所运用的任何一种技巧，不是在对治自我执着，反而是在帮助执着自我、滋养自我，那么即使它看起来、听起来、感觉起来像是佛法，它也是非常危险的，甚至比非佛法的东西更危险。

所以，正如我所说，佛教里的每一种技巧，基本上都是为了对治某种特定的习气，最终对治的是执着于自我的习气。举个例子，你们听说过六波罗蜜多这个宏大的概念——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——为什么是这六个？弥勒说，是因为有六种不同的习气，他称之为六种不同类型的“爱好”——对六种不同事物的执着爱好。

我们有六种不同类型的爱，或者说爱好。我们爱觉得“我没有够”——这是我们最大的爱好之一，事实上也是人类苦恼之一，藏文叫做德隆，基本上就是总觉得不够；同时也许还伴随着爱忙碌的习惯——闲下来是非常难以忍受的，它会暴露很多东西。对治“我没有够”这种习气的修法，就是布施。

然后我们有爱惹麻烦的习惯——我们就是爱不安分，喜欢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找麻烦，喜欢不老实待着。对治这个的就是持戒。

我当时在说，所有佛法技巧都有其目的，目的通常是与习气打交道、对治习气。这一点对你们来说很重要，因为任何佛法技巧都不应该只是因为它是佛教文化才去修；即使真的去修，也应该是因为它成为了一个载体、一条道路，否则它就完全是一种障碍，根本不是道了。所以我们有这种爱惹麻烦的习惯，因此我们需要持戒。

——好，欢迎进入……你们能听到我吗？你们的麦克风静音了吗？……还好？……喂，我在跟谁说话？……是的，现在可以了，谢谢。我的网络断了，完全断掉了。

他们有没有错过什么？——不，没什么可错过的，根本没什么可错过的。抱歉，我们等了一会儿，但你们没有错过任何东西。网络重启了，我想现在没问题了……好，抱歉。

所以，我们刚才在讲持戒。我们有爱激动的习惯，也就是爱极端感受，否则就不过瘾——必须要有那种……几乎把自己刮伤的感觉，就像用奶酪刨一样，我们就爱这种极端感受，那种痛苦刺激之类的。因为这个习气，我们需要忍辱，所以关于忍辱有大量大量的教法。

然后这个非常有意思——我们通常说，哦，你应该专注，你应该集中，你真的要专心……但是，尽管我们这么说，实际上我们有爱不用功的习惯，基本上就是爱不集中、爱散漫。你知道，我们为什么要度假？假期里，我们理论上可以做任何我们想做的事：可以晚点起床，可以睡懒觉，不需要专注，可以随心所欲——基本上就是爱不专注、爱无拘无束。对治这个的就是精进。

下一个非常重要，尤其是对我们现代人——我们谈什么权利啊、个人权利啊、我的空间啊、我的权利啊、独立啊，这对我们来说多么重要——这是我们说的话，这是我们讲的。但实际上，我们爱做别人的奴隶，也就是说，爱被人管，不只是被人管，还爱被各种东西管——爱被束缚、被拖拽、被推来搡去，被气氛、被情境、被情况摆布。显然，对治这个的当然就是禅定——禅定不就是直接对立于此种爱被情境摆布的习惯吗？就是基本上什么都不做嘛，不是吗？

最后，我们有爱邪见的习惯。哦，这个可是大问题。当然，我们可能对龙树菩萨的不二见、佛法教义

等等感到非常向往，但从根本上来说，我们就是爱邪见。邪见有无量无边，关于什么是邪见，我们可以谈好多天。但从根本上说，就是爱执取任何极端见解。比如，我们当中很多相当信服科学逻辑的人，会认为我们持有正见——认为万事万物不是凭空出现的，不是随机偶然的，一切都来自因缘条件，等等。我们是这么想的。但我们要小心，因为在内心深处，我们爱某种全能创造主的观念，或者爱什么因果都没有的虚无主义。

我们讲了这六种习气。你们肯定听说过佛教里的“不善”这个词吧。如果有人问你，佛教里的“罪”是什么，或者不善是什么，你可以说：凡是从这六种习气中生出的，都是不善——五种、四种、三种，甚至只是一种，都能造作不善。所以，从这六种习气中生出的这一切，基本上都是不善。

好，这当然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，我们本来是要讲《称名上师祈请文》的。我跟你们说这些，是作为一个例子——佛陀一切不同乘的所有每一个方法，都是教给你用来对治问题的。更准确地说，针对每一个单独的问题，可以说有成百上千种方法，专门对治这一个问题。

上师的修法、上师虔信的修法也不例外，它也是另一种技巧或方法，用来对治某些特定的问题。我们刚才谈到六波罗蜜多作为例子——如果你问上师虔信、称名上师，这件事在六波罗蜜多中属于哪里，可以说它主要属于智慧。

所以，在我们继续讲称名上师之前，我想让你们先知道这一点：上师虔信或称名上师，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技巧。对于那些有时间安排问题的人，上师虔信或上师修法被认为是最实际的方法——如果你有大把时间，比如三无量劫之类的，那你不一定需要这个。但如果你有时间紧迫的问题，没时间、没耐心、想快点搞定，那是的，你就需要与此相应的方法。

所以，如果你没有耐心，如果你有时间安排的问题，还有如果你有勇气——勇气在上师虔信、上师修法中非常非常重要，某种无畏、某种胆识。当我们说勇气或胆识，我们说的是相对于自我而言的那种勇气。因为正是自我执着让你变得懦弱，所以你能放下多少自我执着，就决定了你有多勇敢。

没耐心、时间安排有问题、有勇气……同样，慈悲心——如果你有极大的慈悲心，真正的、广大无量的慈悲心，那也是你应该修上师法门的另一个理由。还有，如果你是那种相信不费力气便能大有收获的人……嗯，这个是相对的。那么上师瑜伽再一次是最好的选择。

基本上，历代所有的大师都赞叹：对于那些希望在短时间内成就解脱——也就是消除内心迷惑——的人来说，上师这条道是最快速的、最宏大的、最直捷的、最有力量的，也是最……怎么说……最实际的。

好，我们休息一下，真的很热。我们休息十分钟。午饭……如果你们不休息，午饭可能就要晚了。身体有问题的朋友，请吃点东西，不是饼干那种。